

土地・命運・認同・ —京官來台灣敗地理傳說之探討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胡萬川

摘要

風水與地理攸關人生性命禍福的信仰，在漢文化圈普遍流傳。風水與地理幾乎是同義詞，指的不是科學概念的地理（Geography），而是Geomancy。

有關地理、風水的傳說，類別很多。這些傳說，除了強化風水信仰，成為風水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之外，更反映了傳統人生觀，一種和命運有關的人生價值觀。漢族文化圈到處存在的敗地理傳說，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敗地理的傳說，如果指涉的不是某一家的風水，而是一個地區，牽動的便是這一個地區的集體意識，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認知與感情。台灣民間這一類傳說的背景大都在清代，但在許多地方至今仍然流傳。而不論是文獻所載，或最近的田野調查，流傳地區主要以台灣西部為主。傳說的大意是說，台灣本來到處有好地理，是可以出人才的好地方，但是這些好地理，被朝廷派來的官員刻意的破壞，台灣的發展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與其他地方的傳說不同的是台灣西部的這些傳說，破壞者都是指向實有其人的朝廷命官，一個是蔣允焄，一個是楊桂森。

京官敗地理傳說長久以來在漢文化圈中流傳。從傳說學的觀點來說，這樣的傳說，不算獨特的台灣地方傳說（Local legend），而是在廣大漢文化圈中流動的傳說（Migratory legend）。但從台灣人的角度，這一類的傳說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因為傳說的事主指向具體的外來官員，因此，這樣的傳

說就不只牽涉到地方地形特性的解說，更反映了自我定型化及族群定型化（Self-stereotypes and ethic/national stereotypes）的身份認同。這一類傳說在台灣流傳的地區就是台灣性表現最為特出的地方，也是台灣人主體意識表現最為明顯的地方。就這一點而言，傳說面對的是現實，而民間故事相對的是脫離現實的理論，在此得到了應証。

關鍵詞：傳說、敗地理傳說、台灣性、身份認同。





風水與地理攸關人生性命禍福的信仰，在漢文化圈以及受漢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普遍流傳。在這個地方，「地理」指的不是科學概念的地理（Geography），而是大致與風水相同的地理（Geomancy）。然而即使風水與地理幾乎可以說是同義詞，一般泛泛使用也常地理、風水混稱，或「風水地理」「地理風水」連稱。但至少在台灣，民間語言使用的習慣上，特別是牽涉到實際操作的時候，二者會有稍為的差別。習慣上「地理」用來指稱陽宅，以及一切和生人活動有關的自然山川地勢，與人為的建築；而「風水」則相對的則主要以指稱陰宅，也就是和死者有關的墓地及相關建構為主。因此一般人在談到蓋房子的時候，是找「地理師」或「地理仙」來看「地理」；為亡人找墓地、蓋墳墓，則是找「風水師」來「看風水」或「牽風水」。

而亡靈所居的墳墓，特別是直系血親的父母、祖父母的墓葬，其風水的好壞，因著祖靈與子孫之間靈氣的感應，就直接影響了生人。專門研究風水的學者葉春榮在整理了號稱郭璞所著的《葬經》，以及朱熹《朱子語類》論鬼神諸作，並歷代風水論述之後，對此有一個總結式的說明，頗為中肯：「整套風水的理論，追根究底，其實就是建立在『氣』之上」「人跟山川、大自然一樣都是氣所構成的。」「因為死人的遺骨也是氣的凝結，人死之後只留下屍骨。逝去的先人與子孫血脈相連，因此一氣相應。陰宅得到地裡的吉氣，自然能傳給一氣相應的子孫。喪葬就是要利用地理的生氣，父母的遺骨得到生氣，子孫就會得到保佑¹。」

傳統上有關風水、地理的學問又稱「堪輿」，或「堪輿術」，研究這一套學問的專家就叫「堪輿家」。堪輿的發展至少在漢代已大略成形，因為《

1 葉春榮〈風水與空間——一個台灣農村的考察〉，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頁320-322。

漢書》〈藝文志〉〈五行〉之部已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²。但是真正體系化理論的建構，大概直到魏晉時代才大為完備，所以後來才會有風水是晉朝時期的郭璞所發明的說法³。

風水信仰，或說風水文化的形成，「包括風水經典、後人對經典的闡釋，風水先生的實際操作（practice），也包括一般人對風水的認識，以及一般人對風水的反應⁴。」漢時的《堪輿金匱》今已不傳，但是郭璞而下，歷代風水之作，史不絕書，與實際的操作相互呼應，地理、風水的信仰便自然深入人心。其中相應的就是許多的傳說。傳說不只是作為信仰的反映而存在，傳說的流傳實際上更強化了信仰的深度。

有關地理、風水的傳說，類別很多。一般較常見的有得到風水的傳說、失去地理的傳說、爭風水的傳說、敗地理的傳說、尋找風水寶地的傳說，更有得罪地理師因而受到報復的傳說等等。而種種和地理風水有關的傳說，除了強化風水信仰，成為風水文化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外，更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傳統的一種人生觀，一種和命運有關係的人生價值觀。而這種人生觀，也就是構築整個風水文化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

漢族的民間傳統，對人之一生的禍福際遇，有著「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不論是否出自命相師們為強化其職業所造的說詞，或者民間自然的口口相傳，既然在社會廣為流傳，就已代表了一種在某種層次上為大眾所認可的說法，這種說法隱含著對大多數民眾起著引導作用的一種價值認知。

這種說法的重點認為決定人的一生禍福、成敗的首要關鍵是命，其次是運，第三是風水，依此類推。其中的命與運是先天的要素，積德與讀書則是後天的作為。這也就是說一個人一生之終歸如何，起最決定性作用的是與生俱來的命，以及隨著命而起作用的運。俗語有所謂的「落土時」、「落土命

2 （漢）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768。

3 何曉昕、羅雋《風水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97。

4 葉春榮〈風水與空間——一個台灣農村的考察〉，頁319。

」，指的就是人降生的那個時辰就決定了他的命運。算命師總是說，人在什麼時候出生，「生辰八字」一定，他的一生「命運」大概也就已定，就是這個意思。

然而如此一來，人豈不就成為毫無自我意志與作為的傀儡，一切任由命運在背後操弄？果真如此，人生又有何意趣可言！這種先天的命運決定人一生的說法，如果過分強調，免不了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好在這種以命運為重的傳統說法，也還是從另一面提示了人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積德、讀書」，對人一生的作用，雖然被排在較後，但還是被重視的。也就是說人即使命運已前定，但只要一生行善積德，努力用功，還是可以創造出好的前途，改變原本不佳的命運。只不過傳統的這種看法，是把人的「先天」，放在比人的「後天」更為重要的位置而已。

風水的排列，就剛好在先天的命運與後天的積德與讀書之間。而風水的本質又正似乎以先天之存在為主，但其作用於人卻又不能只歸之於先天。人和風水的關係，更多牽涉到的是人之後天的作為。而先天存在的風水，對於人來說，卻又是外在的，不像命運一樣，是內化於人的生命，和人生死與共的。這種外在於人的風水，只能透過人的認知、感應而有意義。

依排列次序，風水似乎比積德、讀書為更能夠對命運產生作用的要素。而且風水既以作為一個外在空間的存在，來對居住其中的人產生作用，則其作用一般來說便不會只是對特定的某個人，而是只要誰得居其中，誰就受其影響。如果是真的好地理、好風水，自然就不會只是庇蔭某一個人，而是會庇蔭世代居住其中的人。而也就因為有這種信仰、這種觀念，歷來尋求好地理、好風水的故事，或爭奪風水、破壞他人地理的傳說，會歷久不衰。因為只要得到好地理，蓋好家宅，便有望人丁興旺，富貴滿門；而為先人找到好的風水墓地，就可望子孫得到福蔭。利之所在，人相趨赴，乃人性本然。

二

台灣地區有關風水的傳說，當然不在少數，其間多的是有關風水師傅和人的恩怨，以及個人與個人間，或家族與家族間的爭執，這些不只已有專書講述，⁵ 在筆者近年主持的民間文學田野調查中，仍然采錄到許多這一類的故事，⁶ 這當然是風水信仰在台灣各地仍然盛行的一種反映。但是，這一類只論個人恩怨，只論自家禍福的風水傳說雖然反映了某種人性，某種傳統，但卻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

由於民間文學（Folklore）是民間文化的重要載體，各地方人民的身分認同（Identification），常會藉由某些民間文學的流傳而不知不覺顯示出來，研究者因此可以藉由民間文學的資料，來做為探討這一類問題的入手。如果藉由足夠數量的個人、家族、風水傳說，當然也可以從中探討該地區人民的一些共同思想特質。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只牽涉到個人或家族的利益與爭鬥的傳說，用來當作一個地區集體身分認同的討論，未免還是較有隔阂的。

本論文主題的設定是關於整個地區，或代表一個地方的特殊地理、風水遭到破壞，因而影響整個地區的發展的傳說，以及由這一類傳說所投射出來的地方居民之共同命運感。這種共同的命運感正是型塑社區中「我們」意識，我們之共同身分的潛在因素。一代一代的人透過講述、聽聞這些傳說，一代一代的人就或輕或重的烙下其中隱含的族群或社區認同（Identification）的印記。因為這些傳說無形中型塑了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這一類的傳說既然直到最近的田野采集作業中，仍然采集到不少，它們

5 陳啟銓：《一代名師林半仙風水傳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6 胡萬川總編輯，《苗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年），頁54-63。

胡萬川總編輯，《苗栗縣閩南語故事集（二）》（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1年），頁22-26。

胡萬川總編輯，《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二）》（新營：台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8-119。

胡萬川總編輯，《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六）》（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1年），頁62-79。

胡萬川總編輯，《外埔鄉語故事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2-39。

茲舉以上數例，其他各地采錄有關此類傳說很多，不再列舉。

就是一種至今依然活躍的傳說（active legends），而不是已經不大流傳或甚且已經消歇的傳說（inactive or extinct legends）⁷。因此這一類對大部分的台灣人，特別是流傳盛行的台灣中西部平原的人來說，就不只是一種過往的歷史的記憶，而是至今仍對「台灣人」的意識起著作用的傳說。

三

有關地理風水的信仰，對個人或家族來說，比較有實際操作意義的當然是那種關係自家禍福的家宅或祖墳的風水。但是地理風水信仰的範疇，卻不僅僅只是這一部分而已，還有一部分是關於一個地方、一個社區的地理風水之好壞，攸關著該地方所有人們禍福的看法。如果一個地方是好地理的所在，該地方便會廣出人才，各行各業都興盛發展；反之，則必然是人才不出，百業衰頹。也就因此，而談到破壞地理風水的傳說，如果說的是一個地方的地理風水，而不是某一個人或家族的地理風水，它所牽動的便是這一個地方眾人的集體意識，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認知與感情，因為它牽涉到該地方居民大眾共同的禍福。所以這類傳說和但關一人一家風水好壞的傳說頗為不同。

台灣民間這一類傳說的背景雖然大都在清朝時代，但很特別的是在許多地方至今仍然流傳。而不論是文獻所載，或最近的田野調查，流傳地區主要都以台灣的西部平原為主。傳說的大意大都是說，台灣本來到處有好地理，是可以出人才的好地方，但是這些好地理，後來一一被（京城）朝廷派來的官員刻意的破壞，台灣的發展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

傳說中被朝廷派來執行敗台灣地理的官員，主要有兩個人，以民間口傳的話語來說，一個就是「楊本縣」，另一個大家稱之為「小蔣」。這兩位傳說中的官員都是真有其人的歷史人物，其真實身分以及和傳說的關係，下文再行討論，這裡只先談和他們有關的這一類傳說。

7 active及inactive legends 的概念，參考：Linda Degh 的說法。Linda De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ve*,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95) p.123.

「楊本縣」敗地理的傳說，主要流傳於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及雲林等台灣中部地區；有關「小蔣」的傳說，則主要流傳於台南、高雄等南部地區。

在台灣中部流傳的楊本縣敗地理傳說，據最近的口頭文學調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中縣大甲鎮所采錄到的二則傳說。其中之一內容大概如下：

清朝一位官員叫做楊本縣，受朝廷指示，要來台灣「排地理」。來到大甲附近一看說：「大甲地理真好，要是黑白蛇在此相交，這地方就會出真主。」於是他就「排起地理」，在大甲溪中間造一個蜈蚣形堤防，再蓋一座龍王廟，讓黑白蛇不能相會，蜈蚣形堤防就是用來鎮住黑白蛇，讓黑白蛇不能相會用的。這樣，這地方就不會出真主了。⁸

另一個同樣是大甲鎮采錄到的傳說，內容和前一則有同有異，大要如下：

大甲東以前有兩個湖，一個前湖，一個後湖。清朝時候嘉慶君遊台灣，帶著一位軍師。軍師看到前湖、後湖的地理之後說：「這裡有龍脈，如果加上前湖、後湖，再配合大甲溪、大安溪的水以後會出反王。」於是就派人在前湖、後湖間開一條溝，把湖水引到海裡，前湖、後湖從此就沒有水。好地理就這樣被破壞。⁹

這個傳說並沒有指明皇帝的軍師是誰。但為結合台灣民間流傳的「嘉慶君遊台灣」傳說和「楊本縣敗地理」傳說而成的說法，大概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同樣的敘事重點也是在「京官來台敗地理」這一個母題。

8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輯，《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8-11。

9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輯，《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頁74-77。

而楊本縣之所以會到台灣來敗台灣的地理，傳說中有一個說法是：楊本縣因為犯罪，皇帝要殺他，他向皇帝求情，皇帝就叫他來台灣覓地理（排地理），將功折罪。誰知他將「覓地理」誤聽做「敗地理」，結果台灣的好地理就給他敗光了¹⁰。前面所引第一個例子，某些方面就似乎呼應了這樣的說法。

除了以上最近采錄的口傳資料以外，和楊本縣敗地理有關的傳說，經其他專家們的整理，還有如下數則：

- 1.破壞雲林縣虎尾五王廟地理。
- 2.破壞苗栗縣苑裡鎮雞冠山地理。
- 3.破壞彰化縣員林鎮天門宮地理。
- 4.破壞南投縣石頭公廟地理。

根據傳說，這些地方原來都是好地理的所在，靈氣所鍾，楊本縣害怕以後這些地方會出好人才，（地方如果出大人才，相對的就是對朝廷的不利。）因此就蓄意的將這些好地理加以破壞。好地理既被敗壞，就不怕會出對朝廷有威脅的人才¹¹。

另外，南投縣草屯虎仔山，因受地理影響，人多凶悍，更曾出過自稱皇帝、國公、先鋒的土匪。楊本縣知道這是虎山之靈作祟，「且以虎山為一公一母，恐生虎子，若不敗之，將來山腳簡姓甚至會出帝王，於是楊本縣乃用箭一支射向公虎陰囊，從此虎山地理就被破壞無存。」也就是說，楊本縣怕的是好地理會出人才，特別的可能會出反王一類的人，如此一來對皇帝朝廷就會構成威脅，所以他就將這特殊的地理加以破壞，以免以後會有什麼特殊

10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輯：《梧棲鎮閩南語故事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72-73。

11 這一類傳說在台灣中部地區民間仍甚為流行，現在地方文史工作者放在電腦網頁的文章即有多篇，其作者名字有江武昌、張永禎等人，茲不轉錄。而在此之前即有林文龍的專文，記錄此類傳說：

林文龍，〈楊本縣敗地理之傳說〉（《台灣風物》26卷1期）

林文龍，〈楊本縣敗地理傳說補述〉（《台灣風物》29卷2期）

林文龍，〈楊本縣敗地理——台灣中部地區的風水傳說〉，收於林文龍：《台灣掌故與傳說》，（台北：臺原出版社，1992年）。

的人才¹²。

以上是中部地區流傳的有關楊本縣敗地理的大概情形，當然這裡引述的主要是和所謂會出人才，出反王一類有關的地理傳說，其他與這一主題無關的楊本縣敗地理傳說，就不再引錄。關於這一些傳說的意義，下文再行討論。以下接著談南部地區「小蔣」敗地理的傳說。

四

台灣南部流傳的朝廷派人來敗台灣地理的傳說，情節大致和中部差不多，但代表性人物姓蔣，傳說的講述者一般稱之為「小蔣」。這一類傳說中朝廷之所以會派人來敗地理的主要動因，據最近采錄的口傳說法，大致如下：

「台灣本來有很多很好的地理，可是被好幾代以來的大陸地理師破壞了。因為大陸的每一代帝王都很信地理，他們怕台灣會因為好地理而出真主（皇帝），所以就派人來破壞台灣的地理¹³。」那位被派來敗台灣地理的，在南部人的傳說中，就叫做「小蔣」。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南部高雄、台南地區有黃教起義（或稱叛亂）事件，至今當地仍然流傳著「黃教篡天下」的傳說。傳說中提到黃教在一隻靈異的忠狗指引下，砍了一支香焦葉，插在山頂上，想不到隨即天地為之震動，大陸那邊的堪輿專家看到了天象有異，就說：「台灣就要出真主了，那邊已經出現了代表青龍的青旗」。由於龍是皇帝的象徵，一個國家當然不能有二個皇帝，於是朝廷就趕緊派人來破壞台灣的好地理。派來的人就是「小蔣」¹⁴。地理被破壞之後，當然起義也就不成，叛亂也就失敗了。

另外還有關於靈穴的傳說，叫做龍喉、鳳穴，雖然不直接指稱和某人的某叛亂案有關，但內容指涉的方向卻和上述所說的很為相近。傳說中說：在

12 林文龍：《台灣掌故與傳說》，頁119。

13 胡萬川、王長華總編輯：《高雄縣民間文學集①，鳳山市閩南語故事集（一）》，（岡山：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90-91。

14 胡萬川總編輯：《台南縣民間文學集⑤，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新營：台南縣文化局，2002年），頁167-173。

清朝時期，大陸皇宮中的一位丞相，看到台灣的上空浮出一支「黃涼傘」（皇帝專用的大遮陽傘，象徵皇帝的身份。）他說：「哎唷！台灣會出皇帝哦！這可不行。」於是朝廷就派了一位姓蔣的官員，來破壞台灣的地理。好地理被破壞之後，當地就很悲慘，狗不會吠、雞也不會啼，人一天不知死了多少個¹⁵。

以上就是南部地區「小蔣」敗地理傳說的大概情形。

五

不論是流傳於中部地區傳說中的楊本縣，或流傳於南部地區傳說中的小蔣，都是實有其人。不過歷史是歷史，傳說是傳說，史上實有其人卻不見得就是傳說中的真有其事，二者不能混淆。

楊本縣指的是嘉慶十五年（1810年）任彰化縣知縣的楊桂森。根據《重修台灣省通志》〈人物傳〉篇的記載：「楊桂森，字蓉初，雲南石屏州人，嘉慶四年進士，以翰林散館授南平知縣，嘉慶十五年，調任彰化。以吏治民生為心。彰化故竹城，桂森集紳民，捐資十四萬，易以磚城。其東八卦山，俯瞰城中，復建寨其上，名曰定軍。十六年，重修學宮，塗以丹雘，護以石欄，建登瀛橋於泮池之上，規模宏大……十七年，兼署鹿港同知，鹿港街尾，溪流沖決，崩壞甚多，桂森捐俸倡造，更築堤兩旁，由是鹿港永無水患，里人德之，呼為楊公橋。去後，民為立祠，每年九月初三日生辰，釀祝不絕¹⁶。」

史傳所見，既沒有任何有關他和地理風水的直接關係，當然也沒有他從事任何敗壞台灣地理的蛛絲馬跡。但是為什麼民間傳說會附會得這麼沸沸揚揚？難道這些傳說全然只是憑空而來？由於有關楊桂森和台灣有關係的史料

15 胡萬川總編輯：《台南縣民間文學集⑤，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新營：台南縣文化局，2002年），頁54-63；78-87。

16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人物表篇〉，頁165。

，除了這一篇基本的傳記之外，其他並不多見¹⁷，因此現在要對他和敗地理傳說的關聯作詳細的考證，就比較的困難。因此本文所論就只能以這篇傳記為最主要的依據，來做推敲。

從這篇史傳雖然未能看出他和台灣地理風水的直接關聯，但由史傳所呈現的資料來看，傳中對他政績的報導，占據主要篇幅的就是各種建築工事。彰化知縣期間，他重修縣城，將竹城改為磚城。又建定軍寨、修學宮、築河堤。這些建設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都還是重大的工程，對當時的人來說，就當然更是處處會影響地理風水的大工事了。更何況這些大工事都是他在到任短短三年間（從嘉慶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間所進行的工作。

由這篇傳記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喜歡做建設、喜歡搞土木工程的人。在地理風水信仰根深蒂固的傳統時代，任何工事都會被認為是攸關地理風水的。而政府在地地方所做的大工程，更會被認為是關係著地方的地理風水。楊知縣在短短幾年之間連續啟動幾個大工事的作為，在傳統社會的民間會滋生一些有關地理風水的想像，恐怕就不只是「蛛絲馬跡」而已，而是很實際的事。因為這一些大的建築工事都是很具體的呈現在民眾眼前。這麼大的一些工事，密集的在二、三年之間啟動，其動因在民間會引起疑慮、猜測，恐怕是在所難免。

民間後來之所以會有「楊本縣敗地理」的傳說，其附會的原因恐怕就在於此。有的學者以為風水傳說大概只是風水先生編造出來唬人的¹⁸，並不能完全說明事情的真相。而由於當時的彰化縣管轄的地區包括如今的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以及台中縣市，所以如今流傳楊本縣的傳說，也大概以這些地區為主。

17 前引林文龍：〈楊本縣敗地理傳說補述〉一文曾謂《南平縣志》有楊氏詩文及其他事蹟，但並無《重修台灣省通志》本傳以外有關他與台灣之另外史料。另據張本政主編：《清實錄台灣史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729所錄，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諭內閣之資料，有「彰化縣知縣楊桂森著令其回籍終養」之記錄，可証楊於十七年已離任。

18 蔡懋棠：〈鹿港日茂行是龍蝦穴的傳說〉，《台灣風物》20卷第2期，（1970年），頁42。

六

在台灣南部流傳的敗地理傳說的主角「小蔣」，歷史上也是真有其人，他就是乾隆二十八年間（1763年）來台灣任官的蔣允焄。根據史傳所載，他的主要生平事蹟如下：「蔣允焄字爲光，號金竹，貴州貴筑人，乾隆二年進士，二十五年知漳州府，二十八年移知台灣府事，三十四年擢分巡台灣道。允焄平易近人，因俗爲政……浚南湖，就畔建書院……新修塹岸橋，使濫流就範，蓄洩灌溉，且利道途，民德之，立碑誌焉，好建園亭，有半月樓，鴻園，禔室十三勝等目，曾艷稱人口¹⁹。」

如果說楊桂森之所以會被附會成爲來台敗地理的主角，是因為他在任上好做大的建築工事，則蔣允焄之被附會，或許一部分大概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因。如果史傳資料是確實可信的話，則有關他在台業蹟的記述，建築工事部分所占的比例，雖然不像楊桂森傳記所占比重那麼大，但也還是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傳中指稱他在任上「浚南湖」、「建書院」、「修塹岸橋」、「建名園」多處等，都說明了他也是喜歡在土木工事上有所建樹的人。而像「浚湖」「疏流」等這些大事挖掘土方的公共工程，直到如今，台灣民間都還可能會認爲是影響地方的地理風水，更何況二百多年前的時代。

另一方面，蔣允焄還喜歡蓋園亭、樓閣一類，所以至今民間仍流傳他使用計策，讓百姓不知不覺幫他搬磚瓦上山蓋佛寺的傳說²⁰，而樓閣、名園、寺廟，在民間也常常被認爲是對地方風水有特殊作用的建築²¹。蔣（知府）

19 黃典權等編纂：《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九，頁130。

20 莊松林：〈莊松林（朱鋒）先生文選（續）〉，《台灣風物》第20卷第3期，（1970年）。其中之頁102-104，〈使飛瓦知府蔣允焄〉篇。

21 如前引林文龍：《台灣掌故與傳說》中，〈楊本縣敗地理〉的一文，就提到傳說中引起楊本縣注意的地理對象有「虎尾五王廟」、「彰化南瑤宮」、「社頭清水巖」、「枋橋頭天門宮」等廟宇，即可旁証，一般非住宅用的公共建築物，如寺廟、樓閣一類，常被民間認爲是和地方的地理風水有特殊關係。

任上既有浚湖並多蓋樓閣等建構工事，因此而被民間傳說附會為是來台敗地理的主角，也就不是什麼奇異的事了。而雖然「台灣知府」的地位比知縣高，轄區比較大，但由於府治所在就在「台南府城」，知府平時活動範圍以台南地區及南部為主，因此有關「小蔣」敗地理的傳說，其流傳的地方也就以南部為主。

或許也就因此，而民間傳說中，有的更直接的說，蔣允焄是有名的堪輿家²²，而楊桂森甚且也不被稱作「楊本縣」，就直接的被稱作是「泉州地理師」²³。或許原來他們真的是對地理風水有興趣，或許也有一些堪輿的知識，因為風水傳統早已深入人心，一般來說是士大夫及平民百姓都相信的一種觀念。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是主掌一方的官員，絕不是什麼名堪輿家或地理師。由此可見民間傳說有越來越背離史實，往傳說強化的某一特點發展的情況。

然而也正由於地理風水的信仰在民間之深入人心，傳統上任何從事比較大、比較多的建築工事，會被地方人士懷疑有破壞地理風水的嫌疑，就是很正常的事。即使在更為晚近的時代，鐵路、公路的建設，及礦產的開發，都常常會因為民間的風水信仰，而受到種種阻撓²⁴。因此，在更為早期的時代，喜好建設、構築工事的蔣知府、楊知縣，終於被傳說附會成破壞台灣風水、敗台灣地理的人，也就不足為怪了。而由於他們是朝廷派來的命官，因此而傳說就漸漸的定形成為「朝廷派京官來台敗地理」的形態。

而在這二人之中，有關「小蔣」蔣允焄部分，在這一類傳說的形成過程當中，或許另外一個要素才起了更大的作用。那就是他在知府任上恰巧遇到了黃教之亂，而後來亂事的平定，也在他的任期之內²⁵。在前面引述的傳

22 莊松林，〈莊松林（朱鋒）先生文選（續）〉，頁103。

23 鍾義明，〈增訂台灣地理圖記〉，（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頁522。

24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龍脈」——清季北台灣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下）〉，《台灣風物》50卷4期。

25 根據史傳，蔣允焄乾隆二十八年始任台灣知府至三十六年改海防汀漳道。而黃教之亂據張本政主編：《清實錄台灣史料專輯》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七日諭軍機大臣等資料，即提到台灣的黃教之亂。而乾隆些十四年六月九日，崔應階奏報黃教已獲。當

說之中，有一個就把「黃教篡天下」的叛亂事件，以及事件的平定，直接和「小蔣」連結在一起。而「小蔣」之能平定黃教事件，傳說中就說是他將台灣的地理破壞了的緣故。只不過後來「小蔣」把台灣的地理破壞得太過分了，傳說中說原來朝廷要他來敗地理是只要「敗開元」（敗台南開元寺）就好，結果他把「敗開元」誤聽為「敗台灣」，台灣的好地理就因此幾乎被他敗光²⁶。

七

敗某地方之地理，使該地不能出人才，特別不能出帝王的觀念，首先反映的是帝王專制時代「天無二日，地無二主」的思想，其次反映的當然就是帝王出現之格局繫於地理、風水的信仰。這種信仰是風水影響人或子孫禍福觀念的極端強化，因為既然好的地理風水能使人發達興旺，那麼最好的地理風水當然就能成爲一個帝王。

魏晉以來，這種地理、風水之旺勢，會出帝王的想法，即已深入人心，例如《晉書》〈羊祜傳〉就記載著：「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馬折

時蔣允焄為「台灣道」，而非台灣知府。蔣亦參與平定黃教之事。又據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諭之資料謂「道員官階在知府之上，具兼轄兵備，辦賊乃其專責。」則蔣乃以「道員」身分參與平亂。一般史傳於此或有誤。據《清高宗實錄選輯》乾隆三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之資料所見，則已有「勦獲台灣匪首黃教等」一案。其中提及「知府鄒應元、參將王介福二員悉力追捕，備嘗勞瘁，始終奮勇不懈；著交部議敘。蔣允焄到臺任事未久，毋庸議敘。」等語，則似乎蔣允焄在平定黃教之亂一事，實際並無大功。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台北：台灣銀行，1964年），頁190。

又據《台案彙錄己集》卷三/三十六吏部，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崔應階之奏文，平定黃教，當時任台灣知府的為鄒應元。而蔣允焄則為「台灣道」。他「協力同謀，盡心剿捕，均屬能事。」由此可知，當時的蔣允焄是有參與其事，但他當時的身分為何，還有待進一步考定。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案彙錄己集》，（台北：台灣銀行，1964年）頁107。

26 胡萬川總編輯：《台南縣民間文學集⑤，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頁168-171。

臂，位至公而無子²⁷。」羊祜是因為自己不想被認為有帝王的政治野心，所以在聽到相墓者說自家祖墳有帝王氣之後，就自己下手鑿破祖墳，洩其王氣。不論他這種做法的意義是什麼，整個事件反映的就是好的墳墓風水會出帝王的觀念，在當時已經被當作很正經的一件事在看待。

這種觀念在古代的社會，既經流傳，在政治鬥爭激烈的時代，就可能是派人去挖對手的祖墳。明末李自成起事期間，朝廷就派陝西巡撫汪喬年去挖李自成的祖墳。汪喬年命米脂縣令邊大綬去執行這件事²⁸。這件事情，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一文，附錄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五及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兩份陝西延安米脂縣（李自成故鄉）之〈塘報〉，敘述挖掘李自成祖墳，破壞其風水之過程。完成之後報告云：「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當敗矣²⁹。」這種祖墳風水與帝王關聯的信仰，連所謂的「正史」都已記載，可見觀念之深入人心。也就因此，而民間傳說之附會（或搶、或偷風水而得帝王的傳說，以及敗地理的傳說），會更繪聲繪影，就不足怪了。

本為德國人後入美籍的漢學家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是對這一類或偷或搶得風水成為帝王傳說較早注意的學者之一，早在1937年，他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一書，就編有「借用風水」一類，提示了和這類傳說有關的三個重要母題：一、在一塊風水寶地，遺骨被替換，風水先生原定的遺骨沒被葬在這裡。二、被葬者的後代當了皇帝或者大臣。三、原來要葬在這裡的人的後代成了大臣或者著名的人物³⁰。台中縣大安鄉采錄的一則〈朱洪武與陳友諒〉的傳說就是朱元璋的父親朱七「偷」或「借用風水」，朱元璋終於成為皇帝的一類故事³¹。

27（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024，卷三十四。

2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6782，卷二百六十二。

29（明）邊大綬，〈虎口餘生記〉，收於邊大綬、高斗樞等著：《虎口餘生記》，（台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25-33。

30 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59。

31 胡萬川、王正雄主編，《台中縣民間文學集²⁹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二）》（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50-78。

這一類傳說在民間文學研究上被實際做為研究對象，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有關「老獺稚」的傳說。劉守華首先在他的《中國民間故事史》第八章有專節討論，其中和本題有關的就是題為〈老獺稚和民眾的天子夢〉一節³²。後來他又提出專文加以申論。這一個類型傳說的最為特別的地方就是把創業帝王如趙匡胤或朱元璋，說成是水獺精和人間女性婚合所生。他們就是獺精之子，「善泅水，常入水嬉戲，發現龍脈所在，在風水先生指點下，特地將父親骸骨安放於龍口或魚口，於是成了開國皇帝。」相類似的風水帝王傳說不只在中國，也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地流傳³³。

這一類搶得或偷得或「借用風水」，而成為帝王的傳說，就某一方面來說，可以算是「敗地理」傳說的對照。因為二者反映的其實都是「好地理、好風水會出好人才」以及「得到特別好的地理（龍穴），可能就會成為帝王」這一類信仰。只不過一方是知道那是好地理，甚且可能出帝王，就想方設法占有；另一方則是已為帝王的人怕別人占有好地理，以後會對自己形成威脅，於是派人去破壞那風水寶地。也就因此而「借用風水」一類傳說之外，另一面就是朝廷派人破壞其他地方地理的傳說。這一類傳說，和明朝皇帝派人去挖李自成祖墳的做法，在觀念上是相通的，只不過一個是有實際針對性的歷史事實，一個是民間想像的產物而已。

和台灣閩南族群關係較為密切的廈門就至今流傳著這一類的傳說，其中一個是有關當地古石塔的傳說，一個是和鳳山廟與文昌祠有關的傳說。傳說中主要內容，其一是當地歷來多出能人，或中狀元、或中進士，皇帝心想：「倘若他日那風水地理產出個真命天子和許多能士，奪我江山，如何是好！」於是就叫人造兩座石塔鎮住。³⁴ 其二是當地一座鳳山廟，是五鳳朝陽穴，傳說要出皇帝，朝廷派人下來，要破壞福建的好風水，官員把目標指向鳳山

32 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536-540。

33 劉守華，〈百年再議「老獺稚」〉，收於張玉安、陳崗龍主編，《東方民間文學比較研究》一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56-266。

34 謝華、謝澄光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廈門市分卷》（廈門：廈門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1991年），頁91。

廟，做法是在廟前建文昌祠，這樣就破壞了「五鳳朝陽」的風水³⁵。

以上由歷史到傳說，處處反映的是傳統社會有關地理風水和帝王地位聯結的信仰。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信仰，所以才會有那去偷、去佔好地理的傳說。也因為同樣的心理，就會有那些去破壞地理的想像與傳說。這樣的傳說，由以上的引証，已可看出在漢族文化圈是較為普遍的，不是台灣的特產。

八

京官來台灣敗地理傳說的原型既是長久以來漢文化圈中流傳的，朝廷派人去破壞某地或某人地理風水的傳說，從傳說學的觀點來說，這樣的傳說，就不算是屬於獨特的台灣的地方傳說（Local legend），而是在廣大的漢文化圈中流動的傳說（Migratory legend）³⁶。從漢文化圈的大角度來看，這樣的傳說只能說是反映了一般的風水信仰，或者是風水信仰中的某一特別的部分。但是從台灣人的角度，特別是從生活在這一傳說圈中的台灣人觀點來看，則這一類的傳說便會有不一樣的意義，它實際上不只牽涉到地方地形特性的解說，更反映了有關自我定型化以及族群定型化（Self-stereotypes and ethic/national stereotypes）的身份認同問題³⁷。因為台灣流傳的這一類傳說，主角是真的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而且是真的來台任過父母官的人物，這和一般傳說只是泛泛的說「派人」去做什麼是很不一樣的。傳說中指名道姓的說「楊本縣」「小蔣」這些京官，對台灣做了那樣的事，由於他們是很真實的朝廷派來的官員，因此這樣的說法等於在台灣人的記憶上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而這個印記，就是一道外人（外來官員）（他們）/台灣本地人（我們）分劃的界線。不論原來蔣允焄和楊桂森兩人是不是好官，傳說化之後的他們代表的只是不被信任的外來者，這些外來者是朝廷派來的，也是海的

35 謝華、謝澄光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廈門市分卷》，頁108-109。

36 Alexander H. Krappe, *The Science of Folklo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64)p.70; p.101.

37 Alan Dundes, *Folklore Matters*,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9).

對岸那邊的人，他們來的目的就是敗壞台灣的好地理，讓台灣不出人才，讓台灣人永世不得出頭。

台灣史上多反亂（起義），因此有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但始終無成³⁸。如黃教之亂的例子，傳說就說他的失敗是因為地理被破壞的緣故。紛紛擾擾這許多反亂無成的事件，是否會在無形中加強「京官來台敗地理」一類傳說的流傳，是已難詳考的事。

依傳說學的角度來說，大部分的傳說，特別是帶有信仰或巫術性質的那一類，常將非真實性引入真實世界，結果是奇幻和不真實與理性產生了混淆，而要聽者以為那是真實可信的事。反過來說，民間故事（Folktales），讓聽眾將現實和奇幻分開，聽眾知道故事主要為了娛樂，而不是為了相信。就此而言，有的學者因此以為傳說是非理性的文類，民間故事反而是代表理性的文類³⁹。

地理風水的傳說正是牽涉到信仰和巫術的一種傳說，其中很明顯的包含了一些非理性的要素。但是由於這些傳說講的背景是人們生活真實的空間，人們很容易就覺得很是親近，這時候傳說便會穿透真實，成為人們的一種認知。因為傳說有一種特性，特別是對現象作解說的那一類，它對人們有教導性，讓人對所說信以為真。對相信風水的人來說，有關地理、風水的傳說就總帶著神秘的性質，其中京官來台敗地理一類，對台灣人來說，就不只是特殊的地理現象的解說而已，它更引導聽受傳說的人（在這傳說文化圈的人），去相信台灣人今天之所以如何的不如意，都是因為地理被外來的官員破壞的緣故。就這一點而言，理論上有人又說：「傳說面對的是現實，而民間故事相對的是脫離現實的」，這一個說法在此倒是得到了一個應証⁴⁰。

由於風水傳說對於講者與聽受者來說，大都屬於「我信」「我認為是真

38 王詩琅著，張良澤編，《三年小叛五年大亂》，收於《王詩琅全集》（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頁9-14。

39 Linda Degh, *Narrative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127.

40 Linda Degh, *Narrative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p.59; p.74.

有其事」一類的積極傳說（Positive legend）⁴¹。這一類傳說的存續，便是較容易可以穿透時代，流傳至於後代的那一類。風水傳說既大多是這一類，京官來台敗地理傳說當然也是這一類。

另外傳說又是最屬於「會話性」類型的民間文學，真正的傳說講述常常不只是某一位專家在講，其他人只是消極的聽眾，而是常常大家都會參與討論的⁴²。風水信仰既是大家共同的，風水傳說的講述當然常常是大家共同參與的，因此這種傳說也就更容易形成共同認知或感情導向。

而傳說的功能，一般而言有二個方面：一、認知（Recognition），二、認同（Identification）⁴³。由這個論點來談台灣的「京官來台敗地理」傳說，可以看出這一類傳說的重點在於身分認同這一部分，認知的作用只是輔佐。這一類傳說在台灣的土地上流傳，無形中激起了台灣人的鄉土意識，讓人們對土地和社區有不一樣的思考，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因此逐漸蘊釀形成。這些傳說，表現了台灣人對所生活的土地的關懷，也充分的表現了一個對於掌權的外來者的不信任。居於此中的人的認知便是：「我們」原來好山好水好地理的所在，被「他們」「外來的官員」敗壞了。「他們」和「我們」因此就是對立的，那種對外來官員的不信任，更促成了內聚的認同感。

一個社區的居民，一個族群的認同，來自「我們」與「他們」「他族」的區隔。談到「我們」與「他族」之別，學者指出，重點不只在於如何自我認識，也不只在於他人如何說我們，更在於那些深植於記憶中的傳說等一類傳統⁴⁴。而這個「京官來台敗地理」傳說，更直接的就將台灣的不好歸之於大陸來的京官「他們」的破壞，記憶留存，可能無形中對台灣人的自我定型

41 Linda Degh & Andrew Vasonyi, "The Crack on The Red Goblet or Truth and Modern Legend." in *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ed. by Richard Dorson,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 254.

42 Linda Degh & Andrew Vasonyi, "The Crack on The Red Goblet or Truth and Modern Legend." p. 253.

43 William Hugh Jansen, "Purpose and Function in Modern Local Legend of Kentucky." in *Varia Folklore*, ed. by Alan Dundes,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 143.

44 Roger Abrahams & Susan Kalcik, "Folklore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Folklore in the Modern*

化，台灣人的族群定型化就產生了作用。這一類傳說流傳的地區也就是台灣性表現得最爲特出的地方，也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表現得最爲明顯的地方，或許這一類傳說正是顯示這特性的部分原因。

